

◆安庆旧影

舒王阁上怀荆公

黄骏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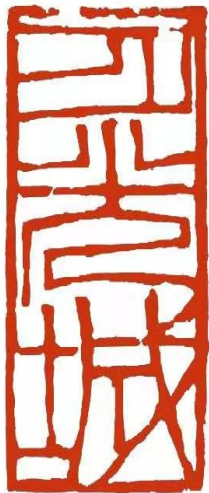
前些年，潜山以城南雪湖、学湖、南湖为依托，建成雪湖公园。尔后，又在公园里临湖建起一座飞檐翘角、气势雄伟的仿宋建筑——“舒王阁”，以纪念一千多年前曾在这里任舒州（今安徽潜山）通判的王安石。

宋皇祐二年（1050），王安石在鄞县（浙江宁波）知县任职期满，宰相文彦博认为他“恬然自守，未易多得”，力荐他赴京任职，朝廷也颁下诏令，催他到京都候试。王安石却以祖母年高，家贫口众，难住京师为由，辞谢不任。他不恋庙堂之高，甘处江湖之远，希望能“得因吏事之力，少施其所学”，毅然来到偏远的舒州任职。这一年他31岁。用今天的眼光看，王安石这样做，就是希望在基层多加历练，了解民间实情，为日后施展政治抱负，实行变法，打下坚实的思想基础。

王安石到任后，在天宁寨通判厅侧边建起楼阁，是为“舒台”，夜夜在此读书吟哦、处理政务。在宋代，王安石的勤奋和文才是出了名的，20岁便高中进士。《宋史》这样描述他的文才：“少好读书，一过目终身不忘。其属文动笔如飞，初若不经意，既成，见者皆服其精妙。”那些日子，在舒台皎洁的月光下，王安石埋头攻书，“自百家诸子之书，至于《难经》《素问》《本草》、诸小说，无所不读。农夫女工，无所不问，然后于经为能知其大体而无疑”（《致曾巩信》）。月下东山，王安石又拨亮清灯，伏案疾书，窗口彻夜吐出缕缕清辉。百姓就把此情此景誉为“舒台夜月”。

在舒州通判任上，王安石深入基层，察民情，听民意，主动为民请命，纾解百姓之困。在《舒州七月七日雨》一诗中，王安石忧虑的是“淅沥未生罗豆水，苍茫空失皖公山”“火耕又见无遗种，肉食何妨有厚颜”。久旱无雨，民不聊生，牵动着他的心。七月七日下午下了一场雨，他喜形于色，而对“肉食”者的“厚颜”，则表示了极大的愤慨；那年头，官府豪强联手，地主官绅勾结，疯狂兼并土地，压榨百姓，连舒州这样“土沃人良耕”的地方，竟也造成“百室无一盈”的惨象。王安石通过调查与思考，看清了问题的本质。在题为《兼并》的诗中，揭露了当时“势官富姓，占田无限，兼并伪冒，习以成俗”的丑恶现象，主张抑制土地兼并，流露了矢志改革的心绪，提出要解决社会贫富的巨大差距，就要摧抑豪强兼并势力的思路，这与他日后推行的新法一脉相承。他写下《感事》《发廩》等诗文，呼吁朝廷兴利除弊，强国富民，表现出浓厚的亲民情怀和强烈的政治担当。

一日公务之余，他自州治前往相邻的太湖，过山谷寺与其弟王安国、友人文铎拥火夜游石牛古洞，观唐代李翱的书法题刻，十分兴奋，在潺潺泉水声中，陶醉许久，留下了后世广为流传的《题皖山石牛古洞》：“水无心而宛转，山有色而环围，穷幽深而不尽，坐石上以忘归。”并刻石记之。王安石在舒州任职仅短短三年，却与之结缘终生，被迫封为舒王。晚年退居江宁（今江苏南京市），又被封为荆国公，世人也因此称其为荆公。



清晨 徐群 摄

◆民间美味

乡间的瓜

宫凤华

青瓜小巧玲珑，色泽温碧，纹路清晰，入画悦目。天青色，烟岚薄，窈窕村妇挑着鲜嫩的香瓜在路边叫卖。她们软软的步子，水蒲般的腰肢，一副青竹扁担直晃悠，清脆的吆喝回荡在长街短巷。

青皮香瓜脆甜，黄皮香瓜香腻。水瓜皮上有一条条绿色杠杠，斑纹如鳞蛇。水瓜洗净后，切成筒状，剝去瓜瓢，咬之，甜润水嫩。菜瓜适宜腌着吃，切成薄片，细盐渍了，拍上蒜头，淋上麻油，水汪汪，脆刮刮，佐粥特佳，也可切成条状伴蚕豆瓣烧汤。

香瓜弹指即破，幽香直扑鼻翼，轻轻一击，一股压抑许久的浓香伴着一声脆裂喷涌而出。黄黄的瓢子溢出来，用力一甩，瓢子溅出很远。咯嘣一咬，那份香甜脆嫩，令人齿颊生香。硕长黄瓜入口，清凌凌、绿蒙蒙的青气弥漫开来，让人想起旧书卷，满纸秀润，一片清凉。黄瓜入菜，酱拌爆炒焖，味道各不同。

西瓜外表圆熟，内心甜美。炎炎夏日，酷暑难耐，吃块西瓜，暑气顿消，真是妙不可言。黄昏时浸入井水，取之剖食，冰镇清凉袭满全身。

村里人种瓜，多半自家享用，或送给四邻亲友。夏日晌午，村边公路上总有打着遮阳伞、面色黝黑的农妇在卖瓜。她们殷勤地吆喝着，眼里满是虔诚与期盼。

有的香瓜、黄瓜拳头般大小，生吃嫌苦，摘下来洗净、剝瓢，腌在盆里。几天后，再捞上来曝晒，干瘪了，撕下一块，塞进嘴里，嘎嘣爽脆。

青南瓜可切丝拌红辣椒爆炒，入口清鲜爽嫩。南瓜如磨盘般敦实，有岁月安详之感。喝一口南瓜粥，糯软甘甜，最是暖心熨帖，顿生暖老温贫之感。

清晨，盛上一碗粘稠稠的绿豆粥，撒上几块酱瓜子，喝一口粥，嚼一块腌瓜子，叫人喝得鼻尖冒汗，满脸春色。

◆流年碎影

挖草药

吴良伦

父亲是位民间医生，下雨天、落雪夜，总忙于翻看药书，有的书被他翻得卷了边、掉了页。我打小就跟随父亲上山采药，积以时日，也识得本土草药，诸如金银花、车前草、白茅根、党参、射干、桔梗、麦冬、益母草、石菖蒲等等。

有一年清明时节，我随父亲前往离家20多里的姑妈家做客，中午饭桌上，一盘从没见过的菜肴令我三番五次伸出筷子又收回。姑父笑着对我说：“这叫藜蒿芽炒腊肉，藜蒿芽啊，我们圩畈地方多得去了，山区的你家可没有，多吃点，这东西好着呢。”

我鼓起勇气夹上几根，送进嘴里一嚼，脆蹦蹦的，还伴着一股天然清香，一时间，筷子就停不下来了。父亲是知道藜蒿的，他告诉我，藜蒿“养五脏，补中益气，长毛发”，既可食用亦可药用，多生长于湖泊等有水的岸边，每年三四月间是采食最佳时期。地处大山的家乡不产藜蒿，这让我一度甚是引以为憾。

“药食同源”。在乡人眼里，草药不仅是餐桌上的美食，更是温老暖贫、医治疾患、益人利世的“救命草”。

车前草不怎么选择环境，地边田头、我家屋后的竹园里都有。手持短柄小铲，顺着根部斜着扎下去，铲面向上一翻转，整株跟着起身，抖落

泥土即可放入竹篮。金银花有一个很励志的名字“忍冬”，多生在田埂地坝高处，有的开黄花，有的开白花。为采摘其花，掘坡攀爬是少不了的，既要管眼前，还要顾脚下，否则一个跟头栽下去，保不齐就会跌成重伤。

贵气的党参则喜欢生长在连片石窠处，且周遭多为丛生的荆棘。采挖党参，先得用镰刀小心翼翼砍去荆棘，之后根据情况，使用两齿锄或镐头、锄子、铲子。

中草药大多成熟于伏天，采挖时不仅得冒着酷暑，还要面临危险，许多深山连简易小路都没有，挖药人得在悬崖上攀爬，手脚并用。那些年的暑假，我不是在采挖草药就是在去采挖草药路上，一个暑假下来，解放鞋都要穿烂几双。

父亲教导我，挖草药有很多讲究，采挖早了，不光药性受影响，其时草药种子还没有完全成熟，不利于风传播；对连片的，千万不可赶尽杀绝，要留下年幼的，让其继续生长；采挖后的空穴，尽可能用土石回填好……采挖回来的草药，清洗的清洗，去皮的去皮，晒干的晒干，分门别类装好，出售给药材公司。

靠着挖草药，我的学费有了着落，而其中的过程也让我明晓了许多道理。